

第一章 重生只為自己活

隆冬臘月，宮中簷上堆了不少的雪，人目皆是白茫茫一片，偶爾幾片落雪被寒風裹著吹入殿中，落在火盆中燒出劈里啪啦的聲音。

段知然雙目微闔，坐於正廳的檀木椅上，下人們步履匆匆卻鮮少發出聲音，或是灑掃或是煎藥。

侍女輕輕地給她披上了大氅，幫她揉著肩膀，又往香爐中填了些安神的香，「娘娘，外面冷，我們回裡屋可好？」

香料燃起來，煙霧在鼻尖氤氳著，段知然不由得輕咳起來，淡淡地開口吩咐著，「減了吧，有些嗆。」

這是個新來的小丫頭，人生得靈巧，對她也算上心，但終究不瞭解她的身體狀況。小侍女誠惶誠恐地熄了香，滿臉心疼地看著她。

段知然安撫一笑，覺得她這樣子特別像自己原來的侍女穗穗，都是那麼愛操心，只不過她沒本事，到最後也沒能留住自己身邊的最後一個人，讓穗穗被隨意賞給了哪位官員，活活怨死在了後院之中。

段知然抬頭，迎著雪光仔細打量著自己的手，這手形如枯木，青筋瘦得突出，指節明顯得嚇人，看起來像一位老婦人才有的手，可她今年也不過才二十四歲……思及此處，她又猛烈地咳起來，段知然急忙用帕子掩住唇，阻止了快溢出口鼻的血。

這一咳好似把她半條命都咳散了，她縮在椅子裡，耳朵一陣陣的嗡鳴，聽不太清東西，朦朧間只瞧見小侍女掛著淚跑出了門，大抵是給她抓藥去了。

段知然閉上眼睛，如今她這條命只是靠藥吊著罷了，太醫說她活不過今年冬天。人快死的時候彷彿總會想起這一生經歷過的事情，她這一輩子過得不算很長，也很是沒趣。

幼年時與還是太子的周朔訂婚，滿心滿眼都是他，懷揣著少女最誠摯的情感嫁給他，助他登基為帝，到頭來卻落得個幽禁宮中，老死不相往來的結果。

自小的緣分，都抵不上她妹妹的嫣然一笑。

「皇貴妃娘娘駕到——」

太監又尖又細的聲音把段知然從回憶中拉了回來，她身子虛得很，周遭沒人伺候，連動彈一下的力氣也沒有，只微眯著眼看見那人娉娉婷婷地踏著雪而來。

段寧昭身形纖細卻不瘦弱，一張豔麗的臉龐像是吸滿了露水的花兒一般嬌豔欲滴，滿頭珠翠盡顯榮華，其中最耀眼奪目的鳳釵連她這個皇后都沒有，精緻的妝容下是對她毫不掩飾的嘲諷。

她微微屈了屈膝就算是行過禮了，自顧自命自己的人搬來座椅，坐在段知然對面。

「姊姊身邊怎麼連個伺候的人都沒有？」段寧昭幽幽開口，偏頭輕撫自己的耳墜。

段知然睫毛顫了兩顫，嗓音沙啞，「各自有需要忙碌的事罷了。」

周朔是多麼心悅段寧昭啊，她這皇后還在世便立了皇貴妃，向天下昭告自己的皇后之位只是個名頭罷了，只待自己不在，這后位便是段寧昭的。

宣平侯府有兩位女兒，長女段知然癡戀太子人人皆知，她為此苦學規矩，習得掌

家之道，學宮規習六禮，世人嘲她攀龍附鳳之心昭然若揭。

反觀次女段寧昭，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姿色豔絕，有如出水芙蓉般引人讚歎，任誰都要稱一句謫仙入世。

那年五月，段知然一身喜服準備嫁人，周朔卻摘下了喜冠向侯府施壓，娶自己可以，段寧昭也要入東宮。

那時她才看清原來自己心悅之人滿心滿眼都是她的妹妹。

「姊姊身體還好嗎？」段寧昭言笑晏晏，一把嗓子好像浸了蜜一般。

火爐中的炭火燃盡了，只剩下伶仃幾處還閃著火星，窗外又下起了雪，寒風凜冽，吹進正廳，好不容易積攢的暖意又涼了下來，段寧昭攏了攏袖口。

段知然又咳了兩聲，卻沒有正面回答她的話，依舊輕聲道：「妳就快做皇后了。」

自從入宮以來，心病加上為周朔殫精竭慮積勞成疾，她的身體狀況早就支撐不了多長時間，如今也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了。

段寧昭臉色扭曲了一瞬，隨後笑道：「是啊，皇上已經著手命人修天壇了，內務府也在準備封后大典了。」

「恭喜。」段知然佯裝沒聽出她的話外之意，微微笑著祝賀她。

眼瞧著沒趣，段寧昭翩然起身，臨走前她還很好心地道：「今日皇上會去我那兒用晚膳，我勸勸皇上來瞧一眼姊姊吧。」

段知然依舊是那副不冷不淡的樣子，標準的淑女做派。

她這副樣子段寧昭從小看到大，心中不由得生起一陣厭煩，甩過大氅便走了出去。火爐中最後一點火星也被她撲滅，天地之間一時只剩下雪落的簌簌聲，夕陽也被宮殿擋住，沒有一絲陽光照射進來。

這時小侍女捧著藥包回來了，凍得鼻尖通紅，忙吩咐下去煎藥，自己留在這伺候。

段知然朝她招了招手，「妳去我榻上的夾層，把裡面的金絲楠木盒拿出來。」

小侍女點頭應了，忙進去取，送到她面前打開，見裡面滿是金銀珠寶，還有些銀票和碎銀，足夠平常人家清閒地活一輩子了。

「娘娘？」小侍女不解地看著她。

段知然手指輕輕拂過那盒子，滿腔的回憶縈繞在腦海裡，終究歸於平靜。「給妳的，我留了遺書表明要送妳們出宮，雖然他不愛我，但這點小要求他還是會同意的。」

小侍女趕忙搖頭，淚水盈滿了眼眶，剛想說些什麼就被段知然打斷了。

「拿著吧，這本是妳穗穗姊的嫁妝，出宮以後好好活著。」

小侍女聞言無聲地落下淚來，緊緊抓住她冰冷的手，拚命地點著頭。

段知然的呼吸越來越輕。

小侍女眼睫掛著淚，輕輕喚著，「娘娘……娘娘！」

她跪在地上，一邊痛哭一邊磕著頭，遠處傳來了寺廟敲鐘的聲音，隱隱約約，好似也怕驚擾了她一般。

大梁朝的皇后死在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場大雪中，此後一連下了五日大雪，似乎也在為她默哀。

周朔聽聞以後以尋常禮儀下葬，沒有諡號，依照段知然遺願放她宮中眾人出宮，葬禮全權交於內務府，未曾出面。

段知然崩逝三月後，皇貴妃段寧昭被冊封為皇后。

周遭滿是鳥雀鳴叫聲，鼻尖隱隱有著雨後青草的味道，陽光打在臉上，暖洋洋得讓人想好好伸個懶腰。

段知然緩緩睜開眼，身子依舊發沉，可眼前的情景讓她怔住片刻。

紅木的梳妝檯，左側擺著好大一個桌上書架，密密匝匝的書卷壓彎了隔層，頂端還頗有閒趣地插了枝柳條兒，此時正迎著風微微動著。

梳妝檯的右側是一些簡單的胭脂水粉，一面銅鏡影影綽綽地照著她的影子，兩枝春海棠插在琉璃花瓶裡，邊角有些枯黃。

窗外鳥語花香，滿院子的花簇簇擁擁，蜂蝶縈繞，許多的花香交織在一起，非但不沖鼻子，反而把她拽入了這春色中。

屋裡熏著棠梨香，輕煙徐徐而上，把掛在屏風上的外衫也熏出淡淡香味兒來。

她呆呆地看著那香爐，這才想起，原來自己曾經也是喜歡熏香的。

窗外傳來嘰嘰喳喳的少女呼喊聲，那夢中之人舉著兜網回頭，「小姐，出來撲蝴蝶呀！」

是穗穗，被周朔賜給小官員，硬生生被後院磋磨死的穗穗。

原來死後的世界是這麼美好嗎？

見她半天沒反應，穗穗跑進屋裡，帶著滿額頭的薄汗，「小姐在看什麼呢？不是說好一起撲蝴蝶，怎麼打扮起來忘了這事，一心欣賞自己啦？」

順著她的話，段知然往銅鏡裡看了一眼，雖不清楚，卻也能看得出鏡中少女是怎樣一個美人胚子。

由於年歲過小，還帶著些未褪去的嬰兒肥，一雙杏眼眼尾卻微微上揚，稍顯英挺的劍眉增添一股精氣神，小巧的鼻子鼻梁高挺，嘴唇偏厚微微嘟著，像是隨時都引人撫摸的驕傲小馬駒。

低頭看去，青蔥細指也是未做過重活的樣子，只握筆處有些薄繭，根本不是那個含怨死在宮中的皇后段知然！

她渾身顫抖著把穗穗嚇了一跳，趕忙把窗戶關上些許，還當是風吹得大了，自家小姐受了寒呢。

「怎麼了小姐？」

段知然不住地搖頭，握住穗穗的手，眼淚奪眶而出，「穗穗，我今年……年歲幾何？」

穗穗只覺奇怪，但還是回答她的問題，「小姐上個月剛過了十五歲生日。」

十五歲……還有兩年她才要嫁給周朔。

老天也憐惜她嗎？竟給了她一次重活的機會，這次自己還沒有嫁給他，穗穗也還在。

前世的情愛早就在多年的幽禁與冷漠中磨滅得不剩什麼了，這輩子她怎麼也要為自己活一次。

眼瞧穗穗還擔憂地看著自己，段知然輕輕攥著她的手，「哦……我沒事，只是剛才不小心怔了一下，現下已經好了。」

穗穗調笑道：「我還當什麼呢，沒事便好沒事便好。」

兩人正要接著說些什麼，前院突然派了人來，是柳氏院中的小廝，通傳過後踏進段知然的小院子，隨意打量著滿院的生機勃勃，又把目光落在地上的網兜上。

穗穗掀開珠簾走到外面，「何事？」

那小廝抬了抬下巴，「夫人有請，有要事相商，夫人和侯爺都在前院候著大小姐呢。」

穗穗回頭看了一眼段知然的臉色，見沒什麼異常才應了下來，只說更衣之後便會去。

段知然斂下眼神，什麼夫人，不過是她母親過世後被抬為平妻的妾罷了。

她一身鵝黃色衣裙，頭髮挽了雙螺髻，又紮著兩條絲帶於風中飄蕩，腕上戴著的羊脂玉手鐲觸之生溫，腰間墜著兩個香囊，氣味清淺不俗，聞之清涼醒神。

「小姐在想什麼？莫不是昨天……」穗穗見她走路時發呆，捂著嘴湊在她耳邊小聲調笑著。

段知然回過神來，「昨天？」

瞧見小姐滿臉迷茫，穗穗還當她是害羞，攙扶著她的胳膊，「昨天小姐落入水中，太子殿下將妳救起來，此時怕不是滿京城都知道了！」

段知然想起來了，十五歲那年自己落入水中，千鈞一髮之際是周朔將她救起，少年的俊朗讓她一眼便傾心。

原本段知然還因年幼時長輩指下的婚約感到憂慮，直到那時她才生出了一絲慶幸，慶幸自己將來的丈夫是個良人，慶幸自己也心悅於他。

如今想來，甚是可笑，周朔句句甜言蜜語中恐沒有幾句是真心實意。

「以後莫要提他了。」段知然低垂著眼，聲音輕輕地道。

穗穗正高興著，聞聽此話忙捂著嘴，安穩地站在她旁邊，「我省得了，以後再不提了。」

段知然攏了攏袖子，她自幼學宮規習六禮，和周朔是總角之時便定下的姻緣，世人卻皆道她攀龍附鳳，實在可恨。

她原先以為柳氏是從小門小戶長起來的，撐不起主母之責，任由侯府成為京城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也不阻止，讓她平白受辱多年，現在想來柳氏根本是故意的。

「我同太子殿下之事還未定下，昨日之事實屬意外，莫要以此驕傲自滿。」段知然拍了拍穗穗的手，仔細叮囑著。

穗穗心中雖有百般不解，到底還是點頭表示明白。

宣平侯府前後院離得並不遠，待到了前院，正廳處兩旁是紅木的太師椅，巨大的匾額懸於中間，上書「載陽凝瑞」四個大字。

門口有兩個小廝守著，瞧見她來恭敬地行禮，口稱大小姐。

廳內坐著一男一女，年歲不甚年輕，正是宣平侯段行遠和柳氏。

段知然斂起心神，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不似平日那般掛著溫和的笑，被冷宮日子磋磨許久的她早不知歡喜是何感覺。

「父親，柳姨娘。」她走進來對著段行遠行禮，未等叫起就站直了身子。

聽見她的稱呼，段行遠面露不悅。

柳氏眉頭微蹙，露出一副傷心的神情來，卻又裝作貼心地拍了拍段行遠的手，「無妨，知然願意如何便如何。」

段知然心中冷哼，真是一副好做派。

段行遠聽了柳氏這話才緩和下來，「妳跪下。」

「我為何要跪？」段知然傲然立於堂下，如青松一般，前世多年沉澱下來的沉穩氣質讓她看起來雍容華貴。

段行遠滿心訝然，只覺女兒落水後彷彿變了一個人，平靜無波的眼神似能夠看透人心般，但下一瞬他便把這點異樣拂去，重新面露怒氣。

「為何要跪？昨日妳和太子在眾人面前做了什麼事妳不清楚？你們二人還未成婚，拉拉扯扯像什麼樣子？」段行遠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呵斥著她。

段知然睫毛輕顫，上次她也是這樣被罵的，不同的是那時被三書六禮浸得都快入了味的她只是恭順地低頭承認錯誤。

現在想來這其中不免有柳氏的挑撥，大抵也是因為她們母女的太子妃夢，是以能潑自己一盆髒水是一盆。

「敢問父親，我和太子有何不符禮數之舉？難不成因為女兒落水，而太子正巧救了我嗎？情況危急，若是為了男女大防避嫌，女兒早就淹死在那湖中了。」段知然直直地盯著段行遠，「您不先問問我的身體如何，反而計較起這些禮數來了，此時顧著禮數周全，您寵妾滅妻之時怎不顧及禮數呢？」

前世今生攢起來的滿腔情緒，讓段知然不免有些口不擇言。

柳氏手中帕子被她緊緊攥著，她平生最忌他人言及自己的身分，即使已抬成平妻，在外人的眼中她也永遠是個妾。

「知然，妳對我有不滿可以，但是妳不能這樣和侯爺說話。」

段知然說了好一通話，許是昨日落水損了心肺，此時竟是隱隱作痛起來。她撫著胸口，自顧自地撿了張凳子坐下，不再理會他們二人。

她想起前世自己跪倒在父親面前乞求他幫幫穗穗，不過一個丫鬟而已，送出城不是件難事，可是父親斷然拒絕，聲稱貴妃娘娘有命，讓侯府同皇后娘娘斷絕往來。那時柳氏施施然挎著父親的臂彎，溫柔款款地撫著父親的衣袖，看向自己的目光卻滿是嘲諷。

因為得不到幫助，穗穗死在了後院裡，而自己連她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

眼瞧段知然沒有理會自己，柳氏被晾在了個尷尬的境地，只好柔弱地看了段行遠一眼。

如今已是夏日，微風裹著熱氣吹進堂中，輕撫過段知然的碎髮，她眼裡含著春光，然而嘴唇緊緊繃著，周身的恭順懦弱早就散去，只剩下滿腔的倔強與寒涼。

小廝們的聲音傳來，她看向門口，有人來了。

來人一身淺紫色衣裙，頭上別著蝴蝶簪子，翅膀設計栩栩如生，迎著風緩緩擺動著。眼尾上挑，鼻梁高挺，嘴唇略薄，清淺的妝容減少了媚態，反而顯得清麗。段知然雙手握拳，許多許多的回憶湧上心頭，最後只剩下臨死之前她在雪中款款而去的身影。

這是她的妹妹段寧昭，未來的太子側妃，周朔的皇貴妃，在她身死之後登上后位的皇后娘娘，不過此時她還沒有那般凌厲架勢，姿態中是滿滿的小女兒做派。

「爹爹！娘親！」段寧昭跑進廳內，撲進了柳氏的懷裡。

三人演了好一齣闔家歡樂的戲碼後，段寧昭才恍然發覺段知然也在似的，隨意彎了彎身子，喚了句姊姊。

段知然攥著拳頭，瞧見他們三人如此這般，她心下一陣煩悶，只想著快些回到自己的小院子，再也不願摻和這些雜事，只待挑個合適的日子與周朔退婚，趁早了結這一段孽緣。

她剛起身，就聽段寧昭脆生生地喊著，「姊姊。」

段知然瞥了她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不耐煩。

段寧昭視若無睹，握著柳氏的手笑問：「前些日子宮中好像下了旨意，讓京中貴女都參加賞花宴，不知道姊姊有沒有收到請帖呀？好像太子殿下也會去呢……」她笑得明媚，眼底卻是滿滿的嘲弄，似乎在嘲笑她都是和太子有婚約的人了，太子殿下卻連辦宴會都沒通知她。

按照以往來講，段知然會錯愕一瞬，隨後低下頭去掩住滿眼的悲傷，再把自己框進閨秀的殼子裡，恭敬地行禮之後回到自己的小院，坐在榻上默默流淚。

段寧昭心中很是期待，她這位沒用的姊姊這次會哭上多久？

可段知然非但沒像她想的那樣，甚至滿不在乎地一點頭，「我沒收到請帖，自然也不會去。」

「什麼？」段寧昭愣在那兒，下意識地問了一句。

段知然扯起嘴角，「既然妹妹有和太子親近的想法，便好好抓住這次宴會，妳不是向來這樣嗎？同太子私會的事做得不少，有這時間來告訴我同太子如何，不如多打聽打聽太子喜歡什麼熏香吧！」

十四五歲的小丫頭，那點心思她眼皮子上一番就知道了，拙劣得很。

段寧昭被她這話說得羞愧至極，她面色通紅，卻還嘴硬著，幾乎大喊起來，「妳胡說什麼，我同太子清清白白！」

她因為氣憤動作有些大，額間碎髮散落下來，斜插著的流蘇簪子晃個不停，一時十分狼狽。

段行遠也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段知然，妳在胡說些什麼！」

段知然本不想理會，突然瞧到什麼，目光冷了下來，鬆開穗穗的手一步一步朝著段寧昭走過去，在她面前站定，接著莞爾一笑，伸手把她頭上的翡翠步搖拔了下來。

「少在這亂叫。」段知然緩緩開口，把步搖在衣袖上輕柔地蹭了蹭，妥帖地握在

手中，「太子殿下妳看上儘管看上，端看皇上會不會讓妳一屆庶女做正妃。從前是我糊塗，現下不會了，我的東西妳不配拿，一概都給我還回來。」

這翡翠步搖正是陸氏的遺物之一，樣式雖然舊了卻十分貴重，從前她為了不惹段行遠厭煩，任由她們娘倆拿走自己的東西，往後再也不會了。

她仔細打量著段寧昭，看得段寧昭渾身直起雞皮疙瘩，只因她的目光有如刀割，彷彿是在看一個死人。

她那沒能耐的姊姊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凌厲了？

Crescent